東國通鑑 二十九

癸亥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五

高麗紀

恭讓王二

二年大明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流邊安烈于漢陽郎舍尹紹宗李詹等上䟽曰邊安烈欲迎立辛禑永絶王氏之祀實金佇之所明言國人之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王乃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䟽又上只令削職流之○郎舍上䟽曰洪永通禹玄寶王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烈逆謀王氏臣子不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

共戴天之讎願并安烈下憲司置之極刑不
報○郎舍復上言永通黨附仁任與堅味與
邦同惡相濟羣兇就戮而永通獨以姻戚
得保首領玄寶位至上相患失乾沒姦邪傾
諂毁我禮俗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藍浦
之役全軍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仁
烈出身刀筆黨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
蓋所未聞熙啓連姻與邦恣為不義又因禑
妻崔天儉之女幸免戊辰之亂此五人罪惡
貫盈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禑是

皆天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斷以大
義下攸司鞫治疏上不允諫官伏閤待命日
中不退王乃召沈德符我
太祖議之乃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
玄寶熙啓等於金佇辭證並不相工安德當
回軍之際協謀定策仁烈與偰長壽入朝奏
禑狂悖之狀其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
潛遣密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卿
等毋恐是日禑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
西岡郞舍復上疏曰禑陰類而穴居者也小

人托付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壙之狐不可灌也壙以比權勢狐以比小人今臣等伏閤請去小人而妖狐乃見是小人未盡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則天譴可弭矣不聽○禮曹獻議請立積慶園曰今西原君以下四代封崇立園置祠官事宜謹依前代典故議之漢末王莽僭位光武中興匡復漢室孝元皇帝世在第

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別
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
節侯宋英宗以仁宗從兄濮王之子入繼大
統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司馬光等議為人後
者為之子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
呂氏引程子之論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
為父母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
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
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
於私恩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殿下受命

中興同符光武而入承大統以奉祖宗之祀西原以下當依漢宋尊以高官大爵立園置祠官別子奉祀而子孫襲爵在禮當然請尊定原府院君爲三韓國大公淳化侯爲馬韓國公妃爲馬韓國妃益陽侯爲辰韓國公妃爲辰韓國妃西原侯爲卞韓國公妃爲卞韓國妃立園曰積慶置祠官曰積慶署祭享以朔望四孟月爲制從之○置經筵官以沈德符及我

太祖領經筵事鄭夢周鄭道傳知經筵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夢周講其序講讀官尹紹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爲法唐太宗不足取也請讀大學衍義以闡帝王之理王然之時有獲大虎以獻者道傳曰請道曲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國用如大虎道路舁轝至數十人煩弊尤甚且其肉不登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爲然貢獻悉付有司○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卽是堯

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
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
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
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以我
太祖領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軍
資○立毋福寧宮主府號曰崇寧○憲府請
令臺諫面啓時政得失從之○誅邊安烈時
有强盜刼人於東大門外大司憲成石璘左
常侍尹紹宗等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
州叛丞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

以藩鎮聲勢相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
去羣臣議赦元濟以安藩鎮憲宗不聽以度
為丞相卒平元濟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
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
退而上疏曰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
殿下寬宥只令遠置漢陽國人觖望辛禑之
還江陵嘆曰以安烈故就死耳且安烈得罪
祖宗非殿下所得私也願令憲司明正其罪
以懲亂賊王下其疏于憲府曰就貶所更勿
鞫問而誅憲府即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之

都評議使司啓曰大臣豈可不問其故便置
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南在往鞫之
思忠等行至碧蹄驛安烈已誅矣安烈臨刑
歎曰謀迎辛禑豈獨我歟欲有所言伯與不
問○以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密直爲
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商議門下府事崔允
沚密直副使柳龍生判慈惠府事鄭熙啓及
我
恭靖王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密直
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爲功臣以有功於

廢立之時也行固辭尹紹宗等啓賞罰國之大柄不可濫也在太祖時金樂金哲尚不得與六臣之列今殿下以和寧伯以下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聞請削之不聽○王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密直朴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曠曰何不秉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吾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

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然之今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晚也王嘉納○有人投匿名書於趙浚第曰高永壽與禹仁烈謀作亂浚延其人獲之乃永壽之兄永孫也下永壽永孫于巡軍獄鞫之永孫爭財有隙坐誣伏誅○郎舍尹紹宗等上書曰自古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爲惡者臣等竊聞安烈臨刑自言曰臣死固當同謀者衆獨臣死耶金伯興不問而誅之安烈腹心李乙珍必與其謀不可不鞫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

可不懲曹敏修黨賊臣李仁任縱其貪暴大
敗風俗又以主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
使宗廟永不血食擁近私姧聖旨黨附辛氏
先告李琳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
攸司明正典刑王下旨曰敏修仗義回軍有
功不宜重論宜徙遠地近杖百亦徙遠地罷
伯興○遣提控朴為生糾正申孝昌鞫乙弥
于清州辭連少尹元庠定州牧使李廣道及
鄭地李琳李貴生臺諫巡軍鞫伯興又鞫庠
與安烈乙弥同謀之狀庠曰但退革私田欲

迎立辛禑以沮其事耳庠安烈妻族也又遣
司議吳思忠掌令權湛鞫庾道于安州執義
南在獻納咸傅霖鞫琳于全州地及貴生于
雞林伯興尋死獄中王疑獄官嚴刑致死謂
鄭夢周曰凡鞫囚當徐察其情今巡軍不依
法律遽加慘毒無辜或死予甚憫焉況宰相
雖有重罪賜死可也遂釋庠○置宮城宿衛
府王謂鄭道傳曰欲罷僞朝添設職其術何
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世學曰武科
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舉之當則用之否

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之何如對
曰昔宋置大丹館福源宮或授提調或授提
舉今亦效此別置宮城宿衛而位察直奉翊
者為提調三四品提舉然則政得其宜體統
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居京城者
處之如此則在外者争来赴衛王室矣然後
以秩高下或為提調或為提舉從之○憲府
上䟽請治李穡與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
還辛禑之罪○二月諫官又上䟽請置李穡
曹敏修等極刑乃削穡職并敏修皆徙邊地

諫官又上䟽曰玄陵無嗣李仁任欲立辛禑
大臣無敢有異議者判三司事李壽山獨請
立宗親辛禑旣立辛旽婢妾般若自言君母
仁任等詐以禑爲玄陵所幸已死宫人所生
求其名氏而未定之右使金續命以爲天下未
辨其父者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乎仁
任欲殺之賴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竄壽山
等身雖已歿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吊祭其
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遣司議吴思
忠執義李皐糾正田時鞫李穡于長端命之

曰毋令禧驚動若不能當更稟旨禧不能曰
倡立辛昌非禧所知請與曹敏修對辨思忠
遣時以啓王命加栲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
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
詞禧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禧宗親與子
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回還且與昌之
外祖李琳聯族同心禧不敢違以禑立已久
當立子昌為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京
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家逐父立子天
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

予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舊諱)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促之
不獲已回兵繫瑩於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
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
都勝地怡養情性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
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
謂
李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興地遠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如何但此
語而已固無迎立之議思忠等敢辭乃還禍

嘗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今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〇王欲迎曹溪僧粲英為師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等伏閣諫之又聯章上䟽曰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為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太公

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師不旋踵而亡前元以番僧婆羅跋蹄為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猜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為教無父無君而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為聖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為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而背君父逃入山

救寂滅爲樂者師其法必蔑三韓之民必絕孔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爲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大平之業王勉從之異至崇仁門不得入而還○王世子開書筵○罷臺諫面啓之法尹紹宗等上疏曰堯舜咨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猶曰予違汝弼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道咨于芻蕘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木有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

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為妖至有指鹿
為馬而莫有言者二世而亡自異姓竊國以
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遼之舉而無一人
言之者殿下即位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
時政得失三韓想望太平而今令臺諫勿復
面啓豈不大為中興之累哉一言喪邦此之
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以廣聰明以臻
至理○臺諫再論李穡曹敏修罪不報○尹
紹宗等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
而離左右也曰者以辛禑父子事開大體命

臺諫分遣於外以廢殿下耳目之任願自今毋令臺諫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觀戰艦臺諫上疏以爲君擧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今欲閱戰艦留意武備此誠安不忘危之長慮也然國人不知修武備之意皆以爲遊田況今東作方興大駕所至道路之修供億之費可勝言哉若以緩急言之拜郊朝陵耕籍謁聖在所當先願殿下姑停此擧以解國人之疑以斷妨農之弊王遣人問侍中沈德符曰今日之擧將如何

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斷也王決意將
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內曰臺諫之言
不可拒王勉從之後又欲幸長端諫官李舒
諫止之○憲府上疏極言禹仁烈王安德禹
洪壽等與於邊安烈之謀請鞫之留中不下
○以洪永通領三司事禹玄寶判三司事王
安德爲江原君禹仁烈爲雞林尹尹紹宗吳
思忠皆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也名仁烈從
令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論劾臣罪請貶臣
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

也○名獻納咸傅霖曰予命臺諫刑曹毋論
王安德禹仁烈禹洪壽等汝知否傅霖對曰
臣知之矣王曰汝已知之何爲論執不已予
雖否德旣已爲君汝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
賞罰不當則臺諫論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
不從我命當罪之對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
王曰玄陵之世諫官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
何足法乎卽位之初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
厥後頗自爲聖蔑視羣下雖有言者不以爲
意猜忌日甚大臣臺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

馴致甲寅之變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
大業三韓欣然以爲復見太祖之世若只以
玄陵爲法則豈臣民之望乎王曰洪壽今爲
功臣安德與於回軍仁烈入朝奏禑不道豈
欲迎立哉對曰戊辰回軍權在
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
朝迫於國命亦烏得而已哉洪壽之爲功臣
臺諫已言其濫矣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
則從之請上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
上疏曰伏覩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爲陪臣者

忠逆混淆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
世守之良謀茲盖
皇帝陛下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
天下而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肝其天下之
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繼絶世之
意亦至矣今侍中
李太祖舊諱素蘊忠義腐心於僞朝而不敢發及
辛禑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
李太祖舊諱力沮之不得已行至鴨江舉義回軍
退禑黜瑩而議立宗親及見宣諭之語慨然

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策奉殿
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臣等以謂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固寵立禑爲君
其後敏修李穡共立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
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
害
李太祖舊諱而欲絶我王氏幸賴祖宗之靈謀不
得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豈惟
李太祖舊諱不得免宗親亦無遺類而殿下之大
事去矣臣等以謂此

天子所謂逆也雖安烈伏誅其餘黨未正鈇
鑕故臣等請罪殿下不惟不允反加褒奬書
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而大為中興之累
也乞將琳貴生地仁烈安德洪壽庠乙珎庚
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清明亂臣
賊子知所戒矣不報○放禮曹判書尹紹宗
于錦州初紹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
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
人之計悔何及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
怒欲罪紹宗我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唯紹宗耳不可罪之左副代言李士渭亦曰紹宗屢上疏殿下皆不聽今遽罪之則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王曰予既除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可不罪歟遂放之紹宗嘗與妻族崔乙義爭奴婢久未決托嬖臣潘福海得之及為郎舍喜論事王深惡之每舉托潘事訾之初趙浚嘗從紹宗學故有恩憐之舊薦為左常侍經筵講讀官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我

太祖以疾辭○夏四月王遣中官于我
太祖第問疾强起之賜教書于九功臣褒美
之給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綃各五端加
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金帶一腰仍慰宴于內殿○
丁酉金星貫月王謂三司右使鄭道傳曰金
星貫月將有何灾道傳曰咎在上國不關我
朝時議非之○臺諫交章上䟽復論曹敏修
李穡權近又請李琳李貴生李乙珎鄭地禹
仁烈李庚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之罪命我

太祖以疾辭○夏四月王遣中使于
太祖第問疾慰諭之賜教書于九功臣褒美
之給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綺各五端加
賜衣
太祖又疏辭許金帶一腰仍賜宴于內殿○
丁酉金星貫月王謂三司右使鄭道傳曰金
星貫月將有何變道傳曰昔在上國不聞發
障詪講非之○臺諫交章上疏復論曹敏修
李穡華近又請李琳李貴生李乙林邊安烈
仁祖李寅道王安撫漢洪書志寧之罪命流

太祖又謂諸將曰臺諫所論敏脩權近既已
罪之卿等宜(請臺諫)更不論執遂從請于咸
昌地于漣川琳于鐵原貴生于固城流仁烈
于清風杖乙彬東寶賀安德洪書有功庠恒
閔安汎言習息之○加上先王先妃尊謚○
祔權寧公主會國公主于大廟○錄回軍功
臣教曰辛禑恣行不道乃與崔瑩欲犯遼陽
幾使國家得罪天朝社稷存亡間不容髮于
侍中
寺(讀太祖)設曹溪僧吉信大藏經諸將法東回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旣已罪之卿等宜論臺諫更不論執遂徙穡于咸昌地于橫川琳于鐵原貴生于固城流仁烈于淸風杖乙珎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闡安烈言皆原之○加上先王先妃尊謚○祔德寧公主魯國公主于大廟○錄回軍功臣教曰辛禑恣行不道乃與崔瑩欲犯遼陽將使國家得罪天朝社稷存亡間不容髮守侍中李太祖舊諱與曹敏修首倡大義諭諸將定策回

寧以安社稷其同心協力者況德符等四十五人皆賜功臣故領三司事邊安烈雖已身死功不可忘禮曹判書尹紹宗判典校寺事南在等以社稷大計援古贊計亦可嘉也褒賞之典有司舉行○尊定妃安氏爲王大妃尊母王氏爲三韓國大妃○憲府劾經筵檢討官申元獨矯世子旨王爲罷其職既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右使鄭道傳曰元獨乃殿下潛邸之舊善宥其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心

非初政之義事也王意稍解○臺諫交章上
疏復論安烈之黨流乙珎庚道于遠地安德
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閏月罷
知申事李行右代言趙仁沃初臺諫論李穡
等罪王欲與宰相議之行啓曰臺諫之論安
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曰依申以穡爲座
主令仁沃代署名臺諫劾行專擅蒙蔽并劾
仁沃侵官王不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爲臺諫論列非臣
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禑昌之黨疾臣等

造言與謗臣等請避位弼謗以保性命遂皆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爲洪壽驕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諫伏閤請命王傳旨曰琳穡等皆已流竄勿更論請命九功臣視事乃流行于清州○臺諫以不得其言並辭左遷爲守令刑曹判書韓尚質等上疏以爲今臺省以言得罪請皆留之供職如故不聽○以鄭道傳爲政堂文學金士衡爲密直使兼大司憲我

太宗為右副代言○五月王昉趙胖等還自
京師啓曰禮部名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
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瑶為主瑶非宗室乃其姻親也
瑶與
李侍中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
為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
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
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

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宰相
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彝初所
記禑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彝等對辨曰
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彝曰爾位至
封君頗知我乎彝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爾遠還國語王及宰
相將彝書內人等詰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
上疏請鞫彝初之黨留中不下戊戌夜金宗
衍逃大索境內國家初聞胖言欲行推鞫而

遲疑未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宗衍曰公之名在彝初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乃逃由是大獄遂起遂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巡軍獄獄官先鞫有麟峻意辭連崔公哲崔七夕曹彥趙瓊公義韓成金忠等幷下獄逮繫穡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于淸州獄未幾有麟公哲仁桂死獄中梟首于市有麟從弟思康素無行嘗爲僧犯贓亡入上國改名彝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事覺

囚夫介乙巳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經右司議李擴刑曹佐郎申孝昌司憲糾正田時等同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鞫李穡等于清州方鞫諸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以來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獲宗衍于鳳州山中囚于巡軍宗衍復從厠竇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囚鎭撫李士頴○六月淮陽府民權金夜被

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其妻抱夫
腰據門限高聲叫號盡力救之虎乃舍之明
日權死都堂旌表優賞○以淸州大水遣吏
曹判書趙溫放諸囚安置又以久雨放京城
罪囚百五十人○遣政堂文學鄭道傳如京
師賀聖節藝文館提學韓尚質賀千秋且奏
曰彝初誣妄臣不敢先辨虛實乞遣王官究
問仍許臣赴京面奏○禮成江水赤沸三日
王有憂色中元獨曰安知其不為祥也人譏
其諂○遣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聘于燕王

○倭寇揚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
遣我
恭靖王及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捕之遇賊于
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
歸○諫官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即以無逸
自期命代言成石璘書無逸篇以進一國臣
民罔不欣欣邇者日加巳午乃出或宴至夜
分臣等缺望願自今早朝聽政勿爲夜宴王
納之○王如積慶園追上四親爵謚使母弟
瑀主祀○憲府上疏曰左司議金震陽嘗語

同僚曰夔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輕論
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配遂罷之其他諫
官亦皆左遷○秋七月大赦贊成事鄭夢周
以臺諫論執夔初之黨甚力啓王宜因封崇
四代大霈鴻恩從之○柳爰廷還自京師言
帝知夔初誣妄流于漂水縣○都堂啓曰非
有功不封古之制也近不論功德之有無官
資之崇卑封君者太多乞自今非立大功封
君及贊成事以上封君者不許給祿從之○
書雲觀上䟽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衰旺之說

宜幸漢陽以休松都地德王謂朴宜中曰卿
以遷都爲何如對曰古昔人君以讖緯術數
保其國家臣未之聞也且動衆則擾民之弊
修德之費可勝言哉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人主罔與成厥功賴殿下察焉王曰吾非
不知其弊陰陽之說亦豈定哉乃遣評理裴
克廉往修宮闕左獻納李室上疏曰殿下信
讖緯之說欲遷漢陽旣爲不可況今秋成未
穫而人馬蹂踐必召民怨王誥之曰秘錄云
苟不遷廢君臣爾何獨執不可耶○憲府判

曹上疏請治彝初黨翌日[illegible]又請治不報
○八月憲府刑曹復請治彝初之黨者學
擬議鄭夢周云彝初之黨罪固不白又經赦
宥不可復論王猶從衆議乃流禹玄寶權仲
和慶補張夏等于遠地○刑曹摠郎尹會宗
上疏曰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培養
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昔盤
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患大王之去豳以有
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無
此數事將遷漢陽物議囂騷殿下將以江水

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之言欲移蹕以避之又惑浮屠法猊之說修演福寺盡毁四傍人戶失所者多臣爲殿下不取願殿下罷移都黜法猊恐懼修省以荅天心無徒惑於邪說○大司憲金士衡等請停遷都不納○九月庚寅朔日食旣太白晝見經天○貶司憲糾正李敢等九人皆監縣務時王賞賜宮中婦寺無節倉無宿儲敢分臺豊儲倉乃言曰善治家者必先節用況爲國君濫賜私人以致倉庫虛竭可乎宦官訴之王怒命囚敢家

奴同僚朴起等八人皆謝病不出故有是貶
○遣內侍設齋于演福洛山王輪等寺
史臣陳子誠曰王自即位以來謟事神佛
殆無虛月大臣臺諫爭以論列王心已惑
不可解矣嗚呼太白晝見江水赤沸日月
薄食雷電失時天之譴告至矣人之虞疑
甚矣誠宜側身修德改紀其政釋此不爲
而徒欲借佛神之力以保其國以安其位
豈不惑之甚哉
焚公私田籍于市街火數日不滅王嘆息泣

涕曰祖宗私田之法至于寡人之身而遽革
惜哉○丙午遷都于漢陽命判三司事安宗
源留守松京庚戌駕至漢陽楊廣道觀察使
柳珣結彩棚陳百戲以迎王先遣人罷之乃
入諫官以珣厚斂於民務求媚悅劾罷之○
冬十一月我
太祖上書辭職王為之涕泣不允我
太祖亦揮涙以謝○宥禹玄寶李穡權仲和
慶補等任便居住○初西京千戶尹龜澤與
千戶楊百之飲酒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寧

相意乎百之曰孰無此心但爲之難耳龜澤
曰金宗衍與判事趙裕同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
也沇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之龜澤恐
謀洩先至京密告我
太祖曰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
侍中宗衍已潛入本京與侍中沇德符判三
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
朴葳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
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

道節制使李沃及陳原瑞李仲和等謀作亂
趙裕又謂子曰沈侍仲令其鎭撫曹彥金兆
府郭璇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攻
李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德符下裕獄遣千戶
鄭乙邦于本京收宗衍妻及奴與其族朴天
祥朴可興囚巡軍鞫之奴曰主宗衍變喪服
入可興家謂奴曰竢尹龜澤領兵而至事得
濟矣可興遂服我
太祖啓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貳請

勿問趙裕令我二臣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
符聞之大驚啓曰裕辭連於臣今若不問臣
何以辨明自詣巡軍獄王再命召之德符乃
詣闕謝王命釋裕○以我
太祖領三司事鄭夢周守門下侍中池湧奇
判三司事裴克廉偰長壽趙浚為門下贊成
事○憲府上疏曰本朝故事立后妃府設官
屬曰左右司尹丞注簿舍人而已恭愍王封
崇明德太后立府曰崇敬官僚曰判事尹少
尹判官所以極其尊崇也今崇寧府依古制

設左右司尹等官而懿德慈惠兩府則尚仍
崇敬府之例有違古制請並依崇寧府例且
宗親不任以事古之制也近來多帶成衆愛
馬倉庫宮司提調乞皆停罷以尊王親其元
尹正尹年滿十五歲除授其未滿者雖制下
毋得受祿從之○憲府上疏請將趙裕尹龜
澤對辨命評理朴葳同臺諫鞫治葳欲先拷
訊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鞫告者何義也葳
變色默然乃問裕裕伏其情憲府劾沈德符
遂囚其鎮撫曹彥等五人于獄鞫裕籍家産

杖流彥等於是臺諫連日伏閤論宗衍之黨
流湧奇于三陟蕆于豐州熈啓于安邊師德
于淮陽彬于安峽又劾流德符于兎山原瑞
于興德○憲府言今中外軍士領三司
李（太祖舊諱）既都摠之請悉收諸元帥印章從之
○安叔老還自燕燕王荅書曰爾以禮物來
安敢易納古人云臣子無外交之理郤之必
難人意故物留使還謹以狀問于父皇以通
三韓之意必命乃報○政堂文學鄭道傳等
還自京師

帝言尹彝李初謀亂汝國事朕既不信已曾
斷罪汝國復何憂疑○復以我
太祖爲門下侍中
太祖上箋辭不允○十二月遣任純禮獲宗
衍于谷州山中以來翼日死于獄中純禮在
中路不給食一晝夜馳三百里致令疲困飢
凍而死人皆疑之支解宗衍以徇諸道斬李
方春等流朴可興于遠地宗衍之再逃也至
方春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爲鄭夢周偰長壽趙浚

鄭道傳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入京依朴可興以告定陽君瑀與池湧奇尹龜澤等同謀害

李侍中及鄭夢周則吾可以免矣至是逮捕鞫問方春等皆引服伏誅㊉刑曹判書安瑗上言曰向者術士以災異請還都避禍今還都已久猛虎傷人變恠不息術士之言旣無驗矣乞速還都以應天意以慰人望王納之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五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六

高麗紀

恭讓王三

三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統中外軍事以我太祖爲都摠制使裵克廉爲中軍摠制使趙浚爲左軍摠制使鄭道傳爲右軍摠制使○置各道教府儒學教授官○禮曹啓曰安慶公淐以元宗母弟擅自簒立不當稱爲英宗令遇忌月致祭有乖大義請罷之且忠肅王

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之母后忠惠王妃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君王有後之妃迄今不祀實爲闕典乞兩妃忌日及眞殿祭享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宥禹仁烈張夏李仁敏鄭熙啓李崇仁河崙權近尹師德柳琰李彬盧贇李行元庠等○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侍中鄭夢周對曰近代之史皆未修先代實録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命還給李穡李崇仁職牒

欲修實録不果行○王欲御經筵官者金師
秊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從
之○二月己未王發南京壬戌以誕辰飯僧
于檜巖寺施布一千二百匹政堂文學鄭道
傳諫曰誕辰飯僧非先王之典出於臣子之
情耳未聞人君自行祈福不聽○流池湧奇
于遠地王益富與湧奇妻為再從兄弟出入
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瑀知之
以告遂捕鞫之絞益富及子孫十三人憲府
上疏論湧奇陰庇益富潛謀不軌郎舍亦請

置極刑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特宥之憲府復請誅湧奇乃杖流遠地○丁卯王還都○復以沈德符為青城郡忠義伯○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一曰書云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昔漢文帝惜百金於露臺以基四百年之業元季為萬壽幽宮之樂以潰百年培植之基勤儉奢怠之間吉凶興亡判焉吁可畏也願崇儉素斥浮華益勤無怠二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我朝只用土宜紬苧麻布而能

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
土之物奢僭無節願自今士庶工商賤隷
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
以嚴貴賤三曰人家子孫或家貧無錢以綾
錦褥衾之未辦淹延歲月婚姻失時甚至父
母亡而或托族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
人倫者往往有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縣
布一禁異土之物如有仍行舊弊者以違制
論四曰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臣亦以謂四民之

中農最苦工次之商則遊手成羣不蠶而衣
帛至賤而玉食富傾公室僭擬王侯誠理世
之罪人也竊觀本朝農則履畝而稅工則勞
於公室商則既無力役又無稅錢願自今其
紗羅綾段綃子綿布等皆用官印隨其輕重
長短逐一收稅潛行賣買者並坐違制五曰
鍮銅本土不產之物也願自今禁銅鐵器專
用甆木以革習俗六曰天下之間雖方殊而
俗異其士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
無彼此通用者錢也自禹鑄塗山周設九府

以來至于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便火不燒水不濕貿遷而益光致遠而無咎鼠不能耗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天下寶之本朝麤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干州郡且此布之弊用無十年之久作遭煙濕便爲灰朽綴盈公廩未免鼠漏之傷願立官鑄錢兼造楮幣爲貨一禁麤布之行七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今之至論也今西北一路乃國家之要害殘兵之所在也頃者義雄用事萬户千户之屬不是姻婭附己則必

出於賄賂苞苴之中乃以須暴貪剝者舉而
加諸衆人之首彼爲有爲王敵愾之忠效死
勿去之義耶頒自今西北面管軍千户之屬
許用兩府以下臺省六曹之薦八曰書云令
出惟行若令出而不行則國非其國矣今也
令非不嚴也征商之徒什伍成羣牽牛帶馬
懷金挾銀日趍異域驢騾駑鈍之物遍於國
中頒自今潛行越江賣牛馬者及將官印之
馬賣彼不還者以違制加刑九曰其人之制
世無史傳憲廟至元之間五道州郡抄得三

南人分屬版圖司造成都監各一百五十口以
爲常額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遑
繼子遺而官有定額主家雇人代立借債利
布日徵一匹歲月如流且不能支又侵擾本
貫人物劫以官威擄奪奴婢輪次立役當次
者亦盡賣財產以就役其弊甚鉅尋循舊弊
一切罷之十日西伯爲池掘得死人之骨西
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之骨何必葬爲西伯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寡人國其主矣更以衣擲葬之天下聞之曰

而智能不逮學問不明其於政教動昧施為若涉大川罔知攸濟今者日官上言乾文示警客星孛于紫微火曜入于輿鬼變異甚鉅兢惕益深將諒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不協於輿望歟刑賞之道有乖於正歟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下情未達而冤抑未伸歟民弊未除而財用妄費歟茂異之才薦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如斯之弊豈予一人所能徧察惟爾大小臣僚並上實封寡躬過誤時政得失民間利病毋有所

諱其言可用予即有賞言而不中亦不加罪
○五月王名刑曹判書趙兗等曰今天變屢
興旱魃尤甚此必冤獄所致凡獄囚當死者
誅之當赦者赦之宜速決遣毋久淹滯以順
天心時有為父殺人者刑曹擬罪杖八十都
堂以為雖為親殺人厥罪匪輕王曰為親殺
人其罪可赦竟原之○成均大司成金守彝
上書曰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戴鄭除異姓
之禍光復祖宗之業其撥亂之際皆奉玄陵
大妃之命而行之故即位之始即封王大妃

以正位號以獻册寶殿下事之之禮當厚於
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
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至獨於王大妃
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於承祧
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爲之子王大妃
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
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
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
近日設封崇都監以册王世子臣不能無惑
焉殿下未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册封之禮可

乎姑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除議而行未晚也唐韓愈言
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
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永平始
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宋齊梁陳元魏以降
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殿下即位之始修廣濟
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農
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欲
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
乞申降明勑以寢其役殿下即位以來其於

大廟諸陵未聞有能繼之舉而意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豈非盛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熒惑退舍成王感流言之說雷電以風人君一言一行之得失足以感天心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既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

別祭一年靡費不可殫紀乞明勅有司除祀
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
絶妖妄近日教書求言甚切然臣嘗見臺省
有言事者遠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
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拒諫
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擧用所
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成均博士金
貂上書曰人事動於下則天道應於上變異
固不虛生德必未孚於帝心政必未協於輿
望刑賞必戾於正任用必失其宜寛抑必有

所未伸財用必有所妄費此無他以好怪也
好怪則失中失中則不和此天地之氣所以
未順也所謂怪者釋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
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
甚其曰張皇梵衆能厭妖異而降香絡繹僕
億浩廣未見天災地怪之消弭也其曰我以
祈福能使人壽而不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
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引破地獄生樂土
然死無復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
曰地鉗之應置金刹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

上未有釋氏不知何物以鎭之而致雍熙之
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
清淨寂滅者然其徒也寄食吾民無所愧恥
可笑之甚也嗚呼爲此道者辟穀居山與禽
獸同羣然後可也來入民間毁傷風俗亦獨
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
之者而況此誤世之大惟尤好而不黜之可
乎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憊禪僧之養錢穀
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騷騷然
入于釋氏棄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三捨

身於同泰寺彈府庫事浮屠之呵呵之聲
爲千古笑玄陵師懶翁惑辛旽終未獲福此
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惟之甚者也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
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爲巫史
民瀆于祀蘇爻毋之神於草莽而諂事無名
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感格乎如
是而欲合帝心以免天災其可得歟故邪氣
凝而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變風雹水
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俗

不正而好恠之所致也臣願回天聽決宸衷驅出家之輩還歸本業破五教兩宗補充軍士中外寺社分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屬焉放巫覡於遠地不與同京城使人人設家廟而絶淫祀以塞無名之費以安父母之神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宥淫祀者殺無宥議者謂此二弊根深蔕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興一新法制萬世大弊一朝能去則堯舜之治可及也王覽疏不悅○郎舍許應等言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王興申雅等

嘗在僞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竄尋
蒙恩宥完聚京師無所懲戒請皆流放從之
琳尋病死于貶所◯郎舍上疏曰殿下即位
以來願理之心至矣然言官法吏忤意見罷者
有之中外以言爲諱有志之士不能無憾殿
下發德音求直言誠千載一遇也臣等承之言
責豈敢默默乎爲理之道莫大於孝今殿下
在邸之時以孝聞即位之後宜其以孝聞於
國奈何殿下至自漢陽而與中宮世子偕乃
後母后哉今又遂宮亦非朝夕問安之所也

爲人子之情則定省溫凊不可踈也爲人君
之義則動靜威儀不可輕也顧殿下念茲二
者奉迎大妃近闕之所克伸孝志以爲民先
乾者夫道也坤者婦道也夫道以乘御爲才
婦道以順承爲貴是故雖天子之女下嫁諸侯
則與庶人之女共執婦道是其常也漢尚公
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理識者非
之今三宮主各有供上之名既名之曰上則
乾坤易位夫婦失道亂名犯分莫大乎是顧
自今罷三宮主供上之名厚其廪禄申以王

田以副輿望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人君好惡不可不慎也殿下即位以來中外未知殿下所好及創演福旣嚴之堵臣民之望多有所缺釋氏之道無父無君戎裔之教三代之盛所未有也殿下有志於三代之理而又行裔夷之教乎願殿下罷可已之役以副民望風俗好尚本之人君人君以儉約爲心則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修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自然無僭亂之階矣今無賴之徒皆利遠方之物貨潛行

潛遝至有將彼土人來縱其市索以覘我國
家足為寒心願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紗
羅段子敦尚儉素以絶商販○定服制式一
依大明之制唯外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
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小兒冒姓付籍
者即同己子其同宗之子以親近繼後者許
行其服唯軍官只許行百日喪三年內不許
娶婦及宴飲○政堂文學鄭道傳上疏曰臣
伏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
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歎殷

恐作人

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已開廣言路冀
聞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
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
臣實赧焉嘗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
身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
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
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大
臣者亦避位而讓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
念古之大臣當請退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
獲奉教書安敢不効一得之愚仰備採擇之

萬一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
歟政令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為德
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
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為之
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
初者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
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
之必修政之無闕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
君之度無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
不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

之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擧矣伏讀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與賞罰之道有戾於正與臣愚以爲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

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
恭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
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
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
逃謀亂一也同謀容接之人或生或死臣愚
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耶則擢用而生者
獨何辜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耶則刑誅而
死者獨何辜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
之罪人而爲王氏之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
族人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

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擧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議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禍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逐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名聚會京城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黽勉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擧果何

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過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辛立于昌使王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其爲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名還于家慰而安之著以其罪爲誣也其沮王氏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絶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所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

為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為合於公義則禍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以為合於私情則留禍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如尹彝李初之請親王動天下兵亦何便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必得其力矣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為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所恃以存安者也刑法一撓禁亂之具先毀力未得而禍先至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

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
既立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抗上之肉
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
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
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
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己而親之以五王爲
權重而忌之五王日疎三思日密卒之五王
戮而中宗弑使中宗謀計不過曰不能保全
功臣而已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以親
則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

得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
不過自保其身而已爲惡不止則馴致其道
至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
如三忌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
容髮吉凶災祥各以類應今內則百官受職
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讋服亂何由
生讒人交搆於下則虞憂之象著於上客星
守于紫微臣恐三忌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
輿鬼臣恐終有三忌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
之害無足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噫

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
爲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
之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
以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賞
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疎貴賤一視其功
罪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
公而賞罰正人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
曰民弊未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達而寃
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
未斥者誰歟臣問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

爲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
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
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說
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
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
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國也
非爲我也恃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
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
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頻
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以

爲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爲壽民而不知民實窮雖有言之者舉皆不納不自以爲咈諫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説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匹夫作亂身遭覊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秃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

膏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
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
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
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
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命有司除祀典
所載外凡中外淫祠謟瀆之舉一皆禁斷則
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
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寃抑之未
伸者也然赦者姦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
數赦乃寃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

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寃抑之未伸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雖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觀之讒佞之情可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一身孤立於羣怨之

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然殿下以不諱問臣
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
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留神採擇以白臣
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王覽疏不悅道傳
乃上箋辭不允○密直副使南誾上書曰近
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
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而直言極諫者非一
而優游不斷者何歟臣恐殿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為有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太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

然紀綱備舉詛之言尚爾矧當今日有可言
者多矣臣以庸劣之資荷殿下之重恩受殿
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姑
以數語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
腐心於僞姓而不敢發辛禑之狂妄日熾遂
有戊辰攻遼之謀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禑
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敏脩不顧
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禑子昌
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及見尹承順權
近陪來一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九功臣慨然有撥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擢近之私圻頚知冢旨黨附外戚又欲迎辛禑永絶王氏幾使聖天子存亡繼絶之恩不得行其為逆謀實金佇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諫交章論執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鑕國

人靡不觖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殿下之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姦黨同惡相濟以圖不軌令尹彝李初流言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昉趙胖之來辭證明白誠宜命有司推鞫其狀明示重典奏聞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

宗衍之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

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或有誅之者或有名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
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
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袍
謌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
王益富之時也然則謌奇之扶擁益富而潛
圖之跡甚明矣殿下發益富而赤族活謌奇
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
也為有罪則謌奇之生也何幸歟謌奇之生
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謌奇之

許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凡此大逆
不忠之黨乃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
所不共戴天之讐也殿下爲得而私之管叔
於成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於
昭帝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
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
殿下不以王法爲念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
劾而反見斥逐臺邪保全而反蒙任用是勸
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
也然則其於皇天授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殿下回日月之至明體春秋之大法其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於殿下寘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

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
於朝萬物和於野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
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
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
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
時政得失問以古今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
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
絶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滅人欲則
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荅於天心天災消
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

恐作田

命益新入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李穡禹玄寶○憲府啓官官金師幸金完貴以巧佞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不聽○罷修演福寺營○六月前典醫副正金瑛上書曰太祖創業觀山水之逆順審地脈之續斷創寺造佛給民與田祈福禳災此三韓基業之根本也比來無識僧徒不顧創業之義收民土之產自營其業而上不供佛下不養僧嗚呼其徒之自滅其法也甚矣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予

願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爲意噫聖祖
創業之深智反不如豎儒之計乎伏望殿下
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資
釋教前戶曹判書鄭士倜亦上書以爲佛法
福利國家宜當崇奉王嘉納其言時言者多
斥王好佛之弊瑱及士倜以其中王心藝文
春秋館劾瑱倚佛媚王之罪○憲府請復給
李禧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道等不從
○成均生員朴礎等上疏曰竊聞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政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惟

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
立願刹於是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
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
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
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季
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
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
因循苟且營庵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
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殿下
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徃遷于南

以國君之尊親奉擒嚴以倡無父無君之教
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毁我三綱五常之典
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宜
率百官上壽大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
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爲反遵胡教區區
於飯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
至若窮人之力斂人之怨督立演福塔廟之
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昔後周毁經像而修
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與齊
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可知

也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役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永絶其根本而所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餉奴婢使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用周矣今佞臣金瑱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

與無父無君之教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
太祖開國皆蒙佛力以指闢佛者爲太祖之
罪人我國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爭
於中國故唐家以爲君子之國宋朝以爲文
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
之館自庚癸以後不死兵亂則逃入山林通
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者始倡邪說
上誣君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九世之像曰
某生爲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經某生爲某
寺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爲某

蒐輯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斯萬世玄陵見
之深加敬信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
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
不惜哉豈不痛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
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之程朱子皆扶斯
道抑異端為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
天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為天下萬世之小
人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覓三韓之
民棄國家弊屣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鉅璞之
言可也若尊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

倫去民之彛賊以與堯舜三代之理以光中
興之業則彼金玶者當輾諸都市以示三韓
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今國
家之事可言者多矣姑擧其大者言之爲理
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故臣等獨以闢異端
爲正人心之本獻爲踈上王大怒磋等將上
書生員徐復禮不署名愽士金貂等鳴鼓而
黜之又司藝柳伯淳力止磋等上書不得言
於知申事成石璘曰磋等踈請勿上聞磋等
知之共議將不受業大司成金子粹等惡其

無禮且怒貂等不告長官擅黜生徒因貂等
家奴名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
迎子粹上箋辭不允下貂等于巡軍
臣等按 朴礎辨吾道異端之邪正上書極
論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復禮吾黨之罪人
貂之鳴鼓黜之宜也伯淳子粹倚師席不
能倡明道學辭而闢之反從而沮之又從
而罪之其如師道何斯文何
憲府上疏復論李稽之罪流于咸昌諫官又
論李種學李乙琢李庚道等皆流遠地○初

令成均館生員五部生徒參朔望朝會從都
堂之請也憲府以無依貼駁之竟不行○復
以鄭道傳爲政堂文學○復修演福寺塔
史臣鄭井曰聽羣臣之諫而命罷之惑浮
屠之說而尋復之不恤拒諫之名欲徼未
必之福塔廟纔成而天命已去惜哉
臺諫交章上言禹玄寶罪同李穡宜並竄逐
疏凡三上皆留中臺諫復詣闕面請王勉從
之流玄寶于鐵原○我
太祖再上箋辭皆不允○秋七月丙戌朔地

恐作白

震◯王台政堂文學鄭道傳辭疾不赴遣代
言安瑗敦諭乃至王問李穡禹玄寶之罪道
傳具對如前上疏意語若懸河王曰穡也罪
狀稍著玄寶之罪猶未白也道傳對曰穡罪
已著宜置極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
日：故臺諫交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為宜使浚
隱異處王曰穡玄寶之事寢之已久今有抗
疏者必卿疏為之階也卿近不見寡人者亦
以此也道傳曰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
責子不孝而明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

掩也殿下今雖責臣後若推誠任臣則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當霆霖禾穀不茂殿下召臣圖議政事陰雨乃霽殿下以為何如脫有姦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王不悅○王起金貂毀佛將欲殺之而不得罪名左代言李詹啓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王然之兵曹佐郎鄭擢上疏曰金貂排斥異端欲言不諱上以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

竊為殿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所謂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
之非貂毁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毁之也代言
等畏王怒不敢啓鄭夢周上䟽曰信者人君
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特
下教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是朝官閑良人
等交章抗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真所
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
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在朝
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謂斥詆佛氏儒者之

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寛大之恩蕘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霈寛恩一皆原宥示信國人乃笞貂等四十

臣等按金貂闢佛之䟽扶持吾道之正論伯淳子粹既沮之於前李詹攜巧辭又欲置之於死助異端壞斯道皆自吾儒始餘何足責哉

鄭夢周與宰相等上䟽曰賞罰國之大典盖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之人心

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交章舉劾以
為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某人
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衍在所為內應者
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為非王氏議復王氏
之時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某人送尹彝李
初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
王孽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
勤至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
宥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

以言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法司共議商確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疑宜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明辨獄章既上殿下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寃抑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諫官上言曰嚴九重設門禁所以尊天位也故接下當以禮不可狎乞自今宗親大小臣及潛邸舊人有所引見論啓必於經筵公共之所毋得私於宴安之時許令臺諫

吏曰入侍經筵以別內外以遠邪說從之○
壬辰地震○幸我
太祖第置酒張樂夜分乃罷○都評議使司
上書曰凡論國家利害軍機重務及告發姦
狀者須要明注日月指陳實事其暗投匿名
書及造言興謗攪亂國政者令憲府法司嚴
加體察敗露被劾者無問宗親貴戚不待啓
聞直收職牒鞫問論罪王依回久乃許之○
源順寧君聃成均司藝柳伯淳于外初伯淳
與聃言曰戊辰諸將受命攻遼逗留返旆宜

著無功而今又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子昌者亦勢之然也而大臣以此繫獄昔毅宗朝廷之亂宜可鑑也今儒者鄭道傳等謀弄國柄黨有前日之亂則吾等恐陷其禍至是臺諫刑曹會慈恩寺執聃伯淳訊之具伏遂流聃于見州削屬籍杖流伯淳于基州

都評議使司上書曰竊聞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以歷山莊山之金並鑄幣以救民困至周太公又立九府圜法此錢貨之始也自漢至今代各有錢著宋之會子元之寶鈔則雖變

錢法實祖其遺意蓋亦莫非備灾患而便民用也吾東方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重寶東海通寶載之於中國傳籍盖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為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不行遂專用五綜布為貨近年以來布縷麤踈漸至於二三升女功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牛汗積之則鼠耗商賈不行米穀踊貴蓋由於此今殿下勵精圖治政化更新唯此一事尚循舊弊如有一二年水旱之灾數十萬軍旅

之貴則將何以處之為今之計銀銅既非本
國所產錢瓶之貨亦難復行宜令有司參酌
古今依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
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使又請置冶官
鑄鐵以資國用事竟不行○三道水軍都體
察使王康請開萬堤渠以通漕運調發楊廣
道丁夫浚之不克○我
太祖獻議遣人榜諭東女真諸部落於是歸
順者三百餘人○八月大司憲金湊等上疏
請發五道丁夫築內城從之○乙丑地震○

憲府上䟽曰先王之制謹嚴於嫡庶之分嫡子然後得以承襲父爵其餘支子則不得與焉若宗子無子而亡則衆子之次者乃得襲爵本朝先王親子之後不論嫡庶不辨親踈一皆封爵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且所謂承襲者父歿然後繼其位也今也父在而子亦封君一家之子不論多少皆得封君不惟嫡庶無等有乖於禮亦不可以有限爵祿封無窮之子孫也又恐其間賢不肖混淆不𨓏之徒以宗戚爲口實而禍亂或與也請令攸司

考校宗籍凡為先王親子之後正派嫡長者
及殿下之伯叔親弟及親衆子乃許封君其
封君之後許令長子襲爵其出入起居一依
古制毋得輕易其族屬疎遠而已封君者悉
收告身其中擇有才幹者於文武隨才任用
以尊先王之制以別宗族之親不報○都評
議使司上疏曰自古天子之配為后諸侯之
配為妃天子之女謂之公主諸侯之女謂之
翁主上下之禮不敢紊亂所以定名分而別
尊卑也我國家近代以來紀綱陵夷不循禮

制后妃翁主宅主之稱或出時君之所欲或
因權勢之私情皆失其義至於臣僚妻室之
封祖宗之贈俱無定制乞皆更定從之○王
御經筵謂兼禮曹判書閔霽曰聞禮曹定服
色删佛事然乎不貴異物實是良法予亦衣
綿布矣若佛事乃先王所為予何敢擅罷耶
○大司憲金漢啓曰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勅
義禹洪得又譏憲官為贓職以下陵長請罪
之下子良等于巡軍鞫之子良曰李穡禹玄
寶本同一罪本府論穡謀絶王氏之罪不并

論玄寶以其子洪得爲執義也洪得論猶罪
則是即論其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不即辭
去是不有其父也其父謀絶王氏知而不諫
是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逆
爲又頭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
疑惟輕論然謀迎辛禑以絶王氏造釁初於
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者省憲刑曹不能糾
治又從輕論故曰曠職萬戶柳晏珠謂子良
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啓若等何由知
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乃收升慶鞫之

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先生上書
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其言書中之事後
又問道傳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禑昌彝初之
黨具密封以聞先生見乎否耶道傳曰若等
以禑昌彝初之黨爲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
聞止此爾乃杖子良升慶配水軍○以稱領
三司事我
太祖判門下府事沈德符爲門下侍中鄭地
判開城府事柳玽爲藝文館大提學鄭道傳
爲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䟽劾鄭道傳陰

誘糾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
復蹟論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姦惡外
施忠直染汙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
化縣○遣世子奭如京師賀正○省憲刑曹
論列立子昌迎辛禑及宗衍妻初益富之黨
以聞王召鄭夢周尹虎柳曼殊金湊等議湊
曰曹敏脩回軍問於李穡穡曰父有國而傳
子理之常也敏修從其言而立昌則穡之罪
明矣夢周及正言金汝知等曰敏修昌之近
親欲立昌者敏修之志嘗是之特穡雖欲立

宗室敏修之志其可奪乎則謫之罪應末減矣王然之命籍敏修遷安烈家李乙珎按律斷罪池湧奇朴可興仍舊付處禹仁烈王安德朴葳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復有論劾者以誣告論○冬十月判開城府事鄭地卒地少有大志姿魁偉性寬厚爲將好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籍自隨彝初之獄逮繫清州不服曰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彝初歟言必誓天辭

旨感慨竟以水災免退居光州至是被召未
赴而卒○罷修內城○御經筵講貞觀政要
至唐太宗欲重討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
語左代言李詹白王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
昔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而我遣使往朝至則
市朝鞠爲茂草使者見而泣侯景執之以問
咎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之
唐玄宗致祿山之禍西幸蜀道而我使往蜀
玄宗喜親製詩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
觀至若元末北遷上都而奔問猶謹此臣等

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莫及況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曰我國
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修侯度誰敢侮
之王深納其言○省憲上書論開城尹趙胖
擅奪公田之罪王曰即位之初胖奉使上國
且辨彝初誣罔以釋
帝疑只令削職流于竹林時人以為胖發彝
初事當路者忌惡諷憲司中之○省憲交章
再論鄭道傳曰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
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券明

正其罪王命收職牒録券移配羅州其子津湛亦皆廢為庶人密直副使南誾力不能救稱疾自免○十一月以權仲和成石璘為三司左右使安翊判開城府事趙仁瓊為密直副使仲和與鄭地坐彛初事得罪至是皆復職盖欲官禹氏之漸也○召還李穡李崇仁○左代言李詹獻九規一曰養德二曰慮事三曰改過四曰敦本五曰謙己六曰施仁七曰比類八曰明政九曰保業○十二月

帝遣宦者康完者篤等來詔曰三韓之地君

臣悖亂二紀于茲幸而無爭城野之戰民安
市鄉舊歲來告乃王氏苗裔君主斯民今特
遣使往勞以觀署政何如因賜紵絲綾絹二
百匹王分賜宰相有差○以李穡為韓山府
院君禹玄寶為丹山府院君姜淮伯為政堂
文學兼大司憲加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鄭夢周安社功臣偰長壽趙
浚成石璘定難功臣號○量移鄭道傳于奉
化○是歲宜州大枯樹復生時人以為我
太祖開國之兆

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宴詔使于壽昌宮下密直使李恬于巡軍先是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直司遂搆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恬深嗛之至是王宴罷將入內恬因醉跪王前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與國事將曰非矣何信豎兒之言而輕大臣之書乎遂脫帽投地曰願還王此帽王益怒蹴破之厲聲曰恬使酒乃爾耶遂下獄恬謂巡軍萬戶柳曼殊曰爾位至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汝矣何罪我歟我敢諫非罪亦非忠

酒曼殊帶叔俯首既而萬戶裴克廉等至恬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輩吾得生矣遂加鞫問恬尚以爲諫君之禮當如是耳克廉等啓王曰恬實使酒王怒囚千戶金龜聯提控鄭之度罷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浚安翊柳玽金士衡代之命省憲與巡軍同鞫○宥王安德禹仁烈朴葳任便居住朴可興池湧奇外方從便○流李恬于合浦諫官上疏論恬不敬請置極刑我

太祖啓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亮請貸

之王只杖恬一百流之○憲府劾柳曼殊不侍母奉養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府再論只削鷹揚軍上護軍○以柳曼殊判開城府事權仲和為門下贊成事趙浚為三司左使李崇仁知密直司事○二月禮曹言每當朝會禮畢上坐殿而百官先出非禮也請自今禮畢上起入内羣臣鞠躬祗送訖以次出又上御報平廳刑官親啓斷獄從之○丙子彗星見長竟天○元良哈及斡都里来朝爭長斡都里曰吾等之来非爭長也昔侍中

尹瓘平吾土立碑曰高麗地境今境內人民
皆慕諸軍事威信而來耳遂不與爭
太祖享兀良哈斡都里於第以其誠服也斡
都里即東女真也○倭寇慶尚道仇羅島萬
戶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二十碩
○三月通事李玄回自京師報世子還王喜
厚賜之我
太祖出迎世子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病篤
王遣中使問候獨鄭夢周聞之有喜色○
斡都里兀良哈等諸酋長皆授萬戶千戶百

戶有差賜衣服馬匹又牓諭諸部落招撫之
○慶尚道水軍萬戶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
王賜帛○乙巳王世子至自京師都堂迎于
金郊百官班迎于宣義門外
帝特加寵待序世子於公侯之次賜宮內殿
著尼五又命千官日開宴慰賜黃金二錠白
金十錠表裏百匹從官以下賜銀帛有差○
帝置前元梁王子孫愛顏帖木兒等于耽羅
○夏四月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
柳沂等論趙浚鄭道傳南誾尹紹宗南在趙

璞等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又浚亦於一二卿相間偶起嫌隙與道傳同心相扇變亂賣弄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失乾沒之輩希旨生事之徒響應而作其中誾在等為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為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懷咨嗟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德殿下若曰浚為功臣雖有罪當懲則

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後
不在軍中其不參其議亦明矣至己巳冬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後則却之而言
他賴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
前不參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策謂
之殿下之功臣可乎浚若曰吾嘗無此言不
惟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焉能
度我若浚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不惟

不得爲功臣實爲大不忠之臣也當緣僥倖
反得功臣之名齒於功臣之列寵容垂耀與
大功臣無異越資受職與眞功臣十倍榮莫
大焉曾不思遷善掩罪猶復陰與羽翼喉舌
之輩無時聚謀臣等切畏必有不遂所圖之
恨而不忠之論有所生焉不如早爲之所無
使滋蔓也臣等又聞浚於上前詐泣詐哀外
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僞悔也殿
下天性正直以爲實然臣切恨之浚當姦計
方肆之初天誘其衷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

則其悔也誠真矣厥今其同惡唱和之輩幾乎垂翅而衆怒羣猜積矣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苟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之可也又臣等聞閭嘗陳言曰殿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閭於國家别無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因希合浚與道傳之心爲重故曾無感謝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惡如此誠可

畏哉盖此人輩厥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
不惟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伏望
令攸司收浚與誾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而
鞫問其罪明正典刑其道傳仍於貶所與刑
鑑後跡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司發吏
宰守浚誾于家浚讀書不輟曰吾爲社稷耳
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
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中流浚遠地削誾紹
宗在璞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流中而知中

事李詹遺忘不録震陽等據係中遣人于奉
化執道傳囚于蔚州○憲府劾判典校寺事
吴思忠罪與尹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流
遠省郎又上疏以為浚等與道傳厥罪惟均
昨上章請誅而唯道傳特蒙俞允餘只貶外
罪同罰異請將浚等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
初無誅道傳之語命楊廣道觀察使先鞫闇
等諸人辭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鞫之○我
太祖自海州至碧瀾渡將宿焉
太宗馳至告曰鄭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荅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強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省憲交章又請誅浚道傳等時夢周忌
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浚道傳南誾等
始有推戴之意欲乘
太祖病篤圖之嗾臺諫劾浚道傳誾及璞等
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白

太祖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婿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婿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
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
太宗又與和等議遣
恭靖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
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獄且曰流之於外可
矣不必鞫問既而命判三司事裵克廉門下
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官金士衡等鞫之左
常侍金震陽曰夢周李穡禹玄寶遣李崇仁
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
李判門下恃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翦羽

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於是因崇仁種學鞫
于巡軍獄既而流震陽及右常侍李擴右諫
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弘及執義鄭
熙掌令金畝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及崇仁種
學于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嗜殺人久矣震陽等受夢周指
嗾耳豈可濫刑曰然則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
免大司憲姜淮伯以淮季之兄得不坐右正
言柳沂亦以病免○召還趙浚等○以裴克

廉守門下侍中趙浚爲賛成事偰長壽判三
司事李元紘金士衡爲三司左右使李豆蘭
知門下府事我
恭靖王判密直司事趙玤爲密直副使尹師
德知密直司事閔開兼大司憲○梟夢周首
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
國家夢周迎日縣人爲人豪邁絶倫有忠孝
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深有所得
講說發越超出人意我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與之偕屢加薦擢同

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荅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稱王佐之才時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用參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

知申事李詹于結城右副代言李士穎于南
原○門下侍中沈德符守侍中裴克廉請罷
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
復掌務錄事且罷新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
學教授官資贍楮貨庫人物推刷都監東西
遞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
社里長等法又令各司凡受稟事皆令直報
都堂勿隸六曹○放李穡于韓州金震陽等
辭連穡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使謂
穡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江之

外稚卿所適猶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歸
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稽天資明敏博覽羣
書為詩文操筆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
興起斯文為已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
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
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為意然志節不
固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法為世所譏
○我
太祖麾下軍官上疏請籍鄭夢周家產并治
其黨從之廢李崇仁趙瑚李種學種善金震

陽李擴爲庶人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初
欽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
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以沈
德符判門下府事我
太祖爲門下侍中李元紘爲政堂文學
太宗爲密直提學我
太祖辭不允
太祖又上書辭○五月司憲府上疏曰
開國伯李太祖舊諱秉心忠直臨亂不避戊辰之

夏倡義回軍以安社稷己巳之冬奉 詔定策
興復王室功烈落落永世不忘贊成事趙浚
性本勁直好善嫉惡國耳忘家臨事盡節當
開國伯定策之際奮義贊襄以立 殿下功高
一世礪帶難忘並皆誠心奉上不計功利進
賢退不肖一革舊弊復正三韓一心夾輔而
鄭夢周本係庸人
開國伯以爲達古書生屢加薦引代以己職
夢周貪饕富貴招納貨賂抗直忤己者一皆
斥去阿諛諂己者布列朝廷無欲不遂猶以

爲不得縱情逞欲忌憚
開國伯所與同心協贊王室者趙浚南誾等
陰嗾臺諫羅織其罪置之極刑將及於
開國伯欲以專權自恣植黨謀亂萬一得逞
其計專擅國柄則不唯濁亂朝廷將必傾危
社稷禍在不測同謀黨與置而不問他日禍
階愈可畏焉其黨與偰長壽李茂李彬金履
等與夢周交結黨附欲以誣陷忠良擾亂國
家宜收職牒鞫問論罪鑑後摠郎安魯生崔
關護軍金瞻謟事夢周者也並宜收職牒遠

流懲戒後人䟽上罷長壽履命歸田里其餘
並罷遠流○左常侍金子粹等上䟽曰前大
司憲姜淮伯等羅織無辜欺罔宸聰而殿下
命一二大臣窮問得情金震陽鄭熙等十人
皆服厥辜遠竄于外獨淮伯與正言柳沂等
幸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者罪同而罰異願
殿下斷以大義削職遠流以正邦憲王不得
已只令流外○六月都評議使司執前判三
司事禹玄寶及其子洪壽洪富洪得洪命宗
親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琦益山君叙

福原君諗順寧君琠保寧君福及門下贊成
安翊判開城金南得密直使崔乙義前節制
使王承貴前密直都興知申事安瑗左代言
柳廷顯右代言許膺判事朴興澤前府使安
俊內府令申元弼摠郎崔咸內官姜仁富流
于遠地使經歷張至和啓王曰玄寶等屢干
罪犯過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急
迫未及啓聞將玄寶等分配于外臣等聞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之故敢用先發後聞○都
評議使司上言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邪謟

之行傀阿取容竊位爵祿但知其家不知有
國無一念又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
僞朝黨於林廉廣行賄賂占奪田民免於戊
辰之誅幸也而又玄寶參於金佇得厚之誅
洪壽與於迎立辛禑之議屢被彈劾竄免已
羅陰遣尹彛李初等交飾大言訴於上國請
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
罪也近年以來臺省抗跡論罪者數矣但賴
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報聖
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潛欲報仇朋比黨

司援引私昵諂妄之徒布列攸司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坐視而不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賓及其子洪壽等五人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逬斥于外而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王命皆削職遠流召還鄭道傳南誾○憲府言近來臺諫屢上章疏論柳曼殊不孝不友之罪上慈不問寵遇日隆冀其改心革慮勵節奉上猶不懲艾驕暴日甚今若置而

不問懲惡無門他日禍階識可畏焉請收職
牒鞫問正罪以快衆心王只令流外又論偰
長壽金庾責罰大輕請收職牒遠流王不待
已從之○憲府言殿下即位以來變故相仍
朝廷不睦此無他焉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
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
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所稱貴緣戚里寵待
優渥豈宜誠心戮力恭謹守職以輔王室也
既與安烈逆亂之謀又與夢周陰謀搆亂一所
犯屢著罪在難宥恃殿下數宥之恩忽社稷

安危之計曾無戒愼日益驕恣謀去忠臣惟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戢竊爲殿下痛心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議使司各名其罪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垂戒萬世王只令削職流于遠地○以趙浚爲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誾爲慶尙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

○王幸我

太祖第問疾仍置酒言曰予雖無厚報何至

志德因泣下遂歡飲及罷以琴瑟等樂器遺之曰病中可養耳目其速治療爲寡人出視事○臺諫交章請禹玄寶罪留中不下伏閤力爭○以趙浚判三司事恭靖王爲三司右使南誾同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爲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爲門下評理金士衡爲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密直事金用超金乙貴李薿金稛並爲密直副使李行爲藝文館提學○臺諫上疏曰金震陽崔謙寧

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
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羣疑無
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將不弭矣願將震陽等究問罪狀隨其輕重
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命更勿鞫訊但據前
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臺諫論劾不置於是
杖震陽一百流移遠方尋牟洪富洪壽削職
遠流永不敘用○秋七月甲申召我
太宗及司藝趙庸曰予將與
李侍中同盟卿等聽

侍中言草盟書而來曰必有故事庸對曰
盟不足貴聖人之所惡若列國同盟則古有
之君與臣同盟則無經籍故事可據王曰第
草之庸與
太宗就
太祖傳如王教
太祖曰予何言哉汝當以上教起草庸退草
之曰不有卿予焉至此卿之功與德予敢忘
諸皇天后土在上在旁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予而有負於卿者有如此盟庸與

太宗進草於王王曰可○復以鄭道傳爲孝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辛卯王遜于原州尋移杆城郡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後追封恭讓王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即位都松岳郡至恭讓王四年壬申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而亡合三十一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史臣贊曰當禑盜據王位是時已無王氏

矣歷十有六年之久禑淫酗肆虐昌又昏弱天不使狂狡之童奸竊名器待有德而畀之其意昭然忠臣義士必欲求王氏之後而立之於是恭讓王不離軒席之上起而登寶位王氏之祀既絶而復續王氏之國既亡而復興是宜推誠勳賢納忠容諫相與共圖惟新之治也柰何惟姻婭挾憾之訴婦寺徇私之請是聽是信疎忌元勳陷害忠良政事悖亂人心自離天命自去使王氏五百年之宗社不祀忽諸悲夫

臣謹按太祖以神武英雄之資懷濟世安民之略天與人歸遂即大位攬結豪傑開拓邊疆威德廣被退通歸心賊萱屈膝而來朝金傅束手而納土平羅定濟以一三韓何功烈之盛也雖干戈草創未遑制作而規模則宏遠矣惠宗定宗相繼守緒光宗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爲而猜忮日深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解斲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景宗初政懲前王之失焚譏書雪寃獄遂厭萬幾沈湎

聲色享年不永成宗勵精競惕立宗社耕
籍田設學校勵賢才崇尚節義矜恤民隱
制作一新可謂守成之良主穆宗昏弱上
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威制兇奸釀成蕭
墻之禍藩臣乘釁而動稱兵向闕棄輿奔
竄終不自保然於大漸之際付託得人神
器不搖是足可稱顯宗久勞于外備嘗艱
險作其即位厭亂思治偃武修文任良吏
制勍敵封疆無事中外又安雖謂之中興
可也德宗靖宗遵而勿失文宗恭儉寬仁任賢

能惜名器愛民恤刑信賞必罰國富家給
民安物阜東倭北貊厥琛扣關時號治平
獨其佛宇之侈侔於蕭梁塔廟之盛擬諸
新羅斯爲盛德之累順宣及獻享國不長
肅宗由藩邸紹大統維持鞏固睿宗宵旰
憂勤銳意圖治敦尚儒雅講劘治道興學
育才養老恤孤其爲治有足可觀但志存
恢拓搆釁強虜封疆多事至如好詞藻喜
慢遊流連翫愒頗傷國君之體仁宗親經
李拓之難可以少省矣而墮於賊臭之手

屢幸西都構成逆謀其得免栢人之禍幸
矣所可稱者慈仁恭儉而已毅宗驕邪汰
侈盤樂怠忽惑聲色嗜詞賦狎昵羣小疎
棄忠直詞臣獻佞癰疽內結於心腹武士
積憤鋒刃潛伏於肘腋究夫叛將奮臂一
呼衣冠縉紳殲獮殆盡身且不保自是權
悍老兵相繼專擅終高麗之世不可復振
明宗庸闇爲仲夫所立忠獻所廢其立其
廢皆在賊臣加以愛溺床第德慙閨門何
足取哉神宗及康宗受制權奸徒擁虛器而

熙宗輕慮淺謀欲除宄賊反見放黜悲夫
高宗外為強敵所逼内為權臣所脅跋前
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
操縱進退不出於強敵則必出於權臣真
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
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
未息而默有所相歟胡元威制天下元宗
親朝款付得結姻好摧伏權奸宜可以少
紓國患而反見侵擾國家亦多故矣烈宣
肅惠相繼尚主憑仗甥舅之親在元日多

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於元
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猜譖子訐其
父臣訐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圖
新君者吠舊主背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
君臣父子之分夷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
溢荒怠莫能相尚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
瀆亂天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竄皆自取也
尚誰咎哉忠穆短祚忠定不終恭愍初雖
有令聞性本猜戾疎忌世族向用寒士賊
旽用事擁蔽聰明曾國覺逝心志尤惑事

慾不中賞罰無章信用讒邪誅戮將相設
子弟衛汙穢宫掖假偽姓為己子促滅宗
祀其及也宜矣遂使禑昌父子盜竊神器
十五六年人徒知高麗之亡亡於恭讓而
不知已亡於恭愍矣恭讓為將相推戴得
於大統雖勵精兢業猶懼不能圖存而智
識淺短闇於治體刑政日紊國步斯蹙天
命已絶人心已離曆數竟歸於
真主斯實天也非人也

星使欲乞假柳營
空自去莫情書字
[illegible]望況乃書情人
兒[illegible]

請仍以御筆頒下額號聯寓想像清風千載
起敬之意焉○啓聖祠成齊國公叔梁紇主
享曲阜侯顏無繇泗水侯孔鯉配享在東萊
蕪侯曾點鄒國公孟孫氏配享在西初顏無
繇曾點孔鯉配于文廟故先期告事由移安
于別堂改題位板及是日安于新祠○五月
下教于政院曰昔漢明帝以楚獄多濫夜起
彷徨親詣洛陽獄多所決遣誠千古之美事
然此出於人主之特命則可也有非在下者